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

相继死去的人们

XIANG JI SIQU DE RENMEN

〔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著

黄维明 等△译

漓江出版社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





90214057

玛
丽
尼
娜
侦
探
小
说

相继死去的人们

XIANG JI SIQU DE RENMEN

〔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著
黄维明 等△译
漓江出版社



S13102/11

I512.4
10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继死去的人们/(俄)玛丽尼娜著;黄维明等译. —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

ISBN 7-5407-2493-5

I. 相… II. ①玛… ②黄…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442 号

相继死去的人们

[俄]玛丽尼娜 著

黄维明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316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1

ISBN 7-5407-2493-5/I·1499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娜斯佳——内务部侦查员，少校，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中的女主角

亚历山大·塔什科夫——联邦安全局侦查员，少校

伊拉——身世坎坷的少女，本书女主角

瓦列里·沃洛霍夫——医学博士，高级医生

戈尔杰耶夫——外号“小圆面包”，内务部反严重暴力犯罪处处长，上校侦查员，娜斯佳的顶头上司

奥里山斯基

尤拉·科罗特科夫

科利亚·谢卢亚诺夫

米沙·多岑科

} 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们

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联邦安全局上尉侦查员，塔什科夫的部下

斯塔索夫——退休民警，私人侦探

娜塔莎——伊拉的妹妹

加利娜·捷列辛娜——伊拉的母亲

米隆——大学生，娜塔莎的临时辅导教师

叶卡捷琳娜·阿尼斯科维茨——独居的老妇人，案发被害人

斯马戈林——叶卡捷琳娜之父，著名科学家、院士

伊万·贝绍夫——古玩收藏家、学者

马尔塔·舒尔茨

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著名歌唱家

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沙米尔

伊里亚斯

} 叶卡捷
琳娜的
朋友们

} 伊拉家的房客

薇拉——奥列格的妻子，瓦列里医生的“实验母本”

卓娅——出版社校对，塔什科夫的初恋情人，瓦列里医生的“实验母本”

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残疾人疗养院主任医师

尼古拉·塔什科夫——体育教师，侦查员塔什科夫之父

马尔法小姐——修女，残疾人疗养院看护

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护士

阿列克赛·齐斯加科夫——某大学数学教授，娜斯佳的丈夫

阿亚克斯——西亚某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头目

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该恐怖组织成员

六年前，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把自己和自己的三个孩子变成了残废。但是几年过去，悲剧并未结束。凡能提供曾与姑娘的母亲相识的神秘人物消息的人相继死去……

1

看见这个房间的地板中央横陈着一具老年妇女的尸体，不禁使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害的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太^①。据初步掌握的材料，眼前的死者却没有放过高利贷，也没有在家里开当铺。而且，“斯大林式”楼房的大住宅里摆设的家具，显示出主人的富有和贵族家世。

著名的科学家斯马戈林院士曾经住在这里。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死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是她的女儿。她一生嫁过三次人，改过三次姓，但是没有挪过住所。在这幢楼里，她大概比所有其他住户住的时间都长。只有她的住房是单独的，其他的房间随着经常变迁的住户早就变成

^① 指陀氏小说《罪与罚》中被害的女房东。

了公房。有的人分到或者是买到新住房搬走了。有的人是同亲戚或者别的夫妇换了房子。房门上扎满了各色门铃按钮和写着姓名的纸片，而叶卡捷琳娜的房间门上只有一个门铃和一个漂亮的金属牌，上书“院士 B. B. 斯马戈林”。

一位法医鉴定人仔细查看了尸体，一位刑事侦查员取证了脚印。谋杀显然是出于图财抢劫的目的，原本非常富丽豪华的房间被折腾得一片狼藉。一眼就能看出——在这里寻找过什么。

“死者有亲属吗？”侦查员奥里山斯基问一位被请来做见证人的女邻居。

“我不清楚，”穿运动服的少妇犹疑不决地答道，“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不太长，总共才半年。不过我听说，她没有子女。”

“你们楼里谁能谈谈阿尼斯科维茨的情况？谁在这里住的时间久一些？”

“哦，我可说不上来。”女邻居摇摇头说，“我在这里很少同别人搭话，我只是租一个房间，女主人买下一套住宅，拿一个房间供人合住，我们是难民，”她补充说，“从塔吉克斯坦来。这里的人就像躲避鼠疫一样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传染病人似的。所以他们都不怎么同我们说话。”

的确，女邻居提供的情况太少了。需要检查整个单元，搜集一些有关老太太的原始材料，她是被重物残酷地击中后脑致死的。

* * *

已故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几乎不与同楼的居民们往来，但是总的看来她的朋友和熟人却不少。作为莫斯科本地人，她在这里长大成人，上完了中学和大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到处都有朋友，当然，远非所有的朋友今天都在人世。但是

无论如何，了解死者情况的大有人在。

奥里山斯基首先吩咐，要找到那些经常到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来并且能够大概说出究竟有什么东西被抢走的熟人。这样的熟人找到一个——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他同死者十五年前离婚，当时她59岁，而他62岁。十五年来他继续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来做客，带来鲜花和一些令人感动的小礼物。

“假如我问起你们离婚的原因，您不会见怪吧？”侦查员小心地说，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很不寻常的细节：在这么大的年龄离婚，而且又不是为了组织新的家庭。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忧郁地望了一眼奥里山斯基。

“我是个傻瓜——这就是全部原因。我迷上了一个年轻女人，我想，这就是那种真正让人们神魂颠倒，让人们拼死追求的东西。我同卡捷琳娜离了婚。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卡佳很久都在笑话我。她说，你这个过于自信的小傻瓜，活该，对你是个教训。她对我一直很好。后来我多次向她求婚，可是她每次都拒绝了。她说，这么大的岁数出嫁，而且还是嫁给前夫，太可笑了。但是她接受我献殷勤，没有赶过我。”

“这么说，她原谅您了？”侦查员追问了一句。

“原谅了，”阿尼斯科维茨点点头，“她从来不长久生气。知道吗，她的幽默感简直令人吃惊，她善于笑对任何不幸。这么多年来，我一次也没有看见卡捷琳娜哭过，您相信吗？一次也没有哭过，倒是经常哈哈大笑。”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同奥里山斯基一起到前妻的住宅去。一路上，他吸了几次戊酸薄荷脑脂。看得出，他情绪低沉，害怕走进不久前死者躺过的那个房间。不过最终，他还是打起精神，悲伤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查看财物。根据他扫视满墙挂画的眼神，以及打开壁橱的每一节抽屉和所有立柜门的熟练程度，奥里山

斯基明白，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十分熟悉室内的布局，并且知道什么地方应该放有什么东西。

“看来，东西都在原位，”阿尼斯科维茨双手一摊，“只丢了一幅画，一幅小画，但是我不认为是被小偷偷走了。”

“为什么呢？”奥里山斯基警觉起来。

“它太廉价了，也就值几个戈比。放着这些极为珍贵的油画不拿，偷它有什么用。”

“也许，问题在于尺寸。”侦查员推测道，“小画更便于携带。”

“不，您说得不对。”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反驳道，“您瞧，这里有许多小型画，卡捷琳娜的父亲维涅迪克特·瓦列里耶维奇对它们情有独钟，一辈子都在收集。所有这些画都非常名贵，很值钱，请您相信我。可丢失的却是一幅微不足道的小画，那是卡佳从一个街头写生家手中买来的，仅仅是为了好玩儿。”

“那上面画的什么？”

“临摹达利的鲜花和蝴蝶。这种写生画眼下在莫斯科比比皆是，总之是信手涂鸦。我想是卡捷琳娜随手把它送人了。不可能有谁偷走了这样不值钱的东西。”

“就算是这样，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关于这幅画我们会查清楚的。而那些珍品呢？”

“都在，一件都不缺。您知道吗，简直惊人。卡捷琳娜有一批精美的祖传首饰：钻石、祖母绿、白金。一件就值多少！然而这些东西却一件都没有拿走。”

这倒真的是奇而又奇了。为什么当时五斗橱的抽屉全都被拉开，东西散落满地呢？显然是找过什么。既然不是找贵重物品，到底要找什么呢？罪犯为什么没有拿走贵重物品呢？贵重物品很多，又都放在显眼的地方，他肯定看见了，甚至也摸过。究竟为什么没有拿走呢？

必须赶快再找到一个仔细看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

娜东西的人。不能排除，她的前夫发现了失物，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挑明。

* * *

在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一本用药房松紧带穿着的记事簿，里面夹着许多滑脱的纸片和名片，鼓鼓的。侦查员的任务极其明确：从死者的熟人中找到一个能对她拥有的贵重物品提出肯定意见的人。这项任务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谈何容易。按照这本记事簿上的姓名一一查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娜斯佳^①认真地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一连串的“去世了……”、“号码转给了其他用户……”、“去世了……”、“去世了……”。

第三天，她终于如愿以偿，艺术理论家、彩绘鉴赏家、古玩收藏家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还健在，并且对阿尼斯科维茨的油画及首饰都了如指掌。当娜斯佳拨通他的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老朋友遇害的消息，而且还不停地说：

“上帝啊上帝！我一直坚信，她会比我们大家都更长寿！她的身体极好。啊，卡捷琳娜呀，卡捷琳娜！”

“您同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很久了吗？”娜斯佳问他。

“一辈子。”贝绍夫立即回答，“我们的父辈是朋友，我同卡捷琳娜实际上是一块儿长大的。我的父亲和维涅迪克特·瓦列里耶维奇都是收藏迷。可是我和卡佳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我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藏品并且继续收藏，可以称之为子承父业。然而卡

^① 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的昵称。

佳对收藏却不感兴趣，这种事情似乎不能打动她。加之女人一般不爱好……她悄悄地出卖贵重物品，靠这些钱过日子。国家给她的退休金很少，我们的博物馆人员不受尊重。”

“那么什么人继承她的财产呢？”

“国家。卡捷琳娜立下遗嘱把一切捐献给几家博物馆。她没有她可以向之托付这一切的亲属。”

“难道没有一个亲属吗？”娜斯佳不相信。

“没有。当然，亲属还是有的，”贝绍夫用发颤的嗓音回答，“不过不是可以把藏品留下的那一类，而是些混吃混喝的人。卡佳虽然没有收藏的嗜好，但是十分清楚她手上那些东西的价值。我指的不仅仅是货币价值，还有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她很有教养。”

可以分遗产的亲属。这十分有趣。而且是没有，又不是完全没有。假如他们同谋杀有关系，他们就把珍品拿走了。否则谋杀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有什么妨碍了他们？他们杀死了人，却没能把珍品收起来带走……必须紧紧抓牢那些邻居不放。因为能够在这种场合妨碍罪犯的，只能是出现在门外楼梯上的人。

“请您说一说，伊万·叶利扎罗维奇，遗嘱是怎么写的。我的意思是，是否点明了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后，每一件东西归哪一家博物馆继承？”

“我理解您的问题，”老收藏家点点头，“是的，点明每一件东西时，都有各个博物馆和公证部门的代表在场。遗嘱对什么东西交给谁进行了明确的登记。有几幅画卡佳没有写进遗嘱，她打算卖掉它们，靠卖画的钱过日子。”

“后来怎么样？她卖了吗？”

“当然。”

“卖给了谁？您知道吗？”

“什么卖给了谁？是卖给我。她把画卖给我了。它们至今在

我的手上。”

“倘若这些钱不够花了呢？”

“我同她谈过这件事情，”贝绍夫点点头，“第一，我从她那里买的那几幅画非常值钱。您也许认为，我利用老交情，从卡佳手上廉价购买？才不是呢！我给的是实价，这一点您可以相信。这些钱应该够她生活许多年。第二，如果钱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遗嘱，从遗产中随便拿出点什么东西再卖。”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确吗？”娜斯佳归结道，“立遗嘱时，所有的贵重物品都经专家仔细验证过，并且确认都是真品？”

“完全正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担心她会遭到抢劫？”

“这不可能！”贝绍夫肯定地说，“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大概这就是个性使然，”在他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老头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说，卡佳从来不担心任何事情。她认为，命中注定的祸福反正摆不脱。其次，我刚才对您说了，她不是特别看重这些收藏品。在理智上她懂得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不到。因为不是她亲手收集的，她没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财力。当然，她的房门包了铁皮，这还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那些钻石她就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她不适合戴钻石。”

现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拿出阿尼斯科维茨的遗嘱，请艺术鉴定家把遗嘱描述的贵重物品同住宅里的实物对照比较。同时再次鉴定其真实性。因为小偷如果是经常登门造访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乱真，伪造某些东西和油画的赝品。这样一来就会弄清楚，为什么彼

得·瓦西里耶维奇发现不了有东西失窃。

第一个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贝绍夫本人。他是这里的常客并且熟悉室内保存的贵重物品。第二个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维茨的前夫，他也经常来访，也熟知墙上的每一幅画和首饰盒里的每一件珠宝。娜斯佳感觉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只要稍微再挖深一点，他们就会暴露出来。她最不喜欢这种事情。如果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贵重物品被调换了，那么关于谋杀理由的说法也就只剩下一个，只需从一大堆嫌疑人中寻找罪犯就行了，这很枯燥。

假如死者确实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说法，而且不止一种，这要有意思得多。

* * *

她从来没有为几乎不想睡觉吃惊过。从小就是这样。伊拉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一说就安静地钻进被窝，不要小孩脾气，但这并不等于她立即就能入睡。她静静地躺着，然后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到早晨5点钟左右她的眼睛就会睁开。伊拉这么早醒来并不觉得疲劳或者没有睡够。只是她一直就是这样。

发生那场不幸的时候，她才14岁。她被送进寄宿学校上学，直到16岁，然后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生活的意义在于尽量多地挣钱。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的药品和食品要花钱，还有伊拉憎恨的母亲也要花钱。

立法的混乱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时的几个地方工作。早晨5点钟她爬起来，跑步去扫人行道或是铲雪——按季节而定。8点钟擦附近一幢十六层楼的台阶和楼梯。10点半赶到小商品市场去给商贩们送水、送热饭和香烟。下午5点钟市场关闭后回家，上商店、做饭、收拾屋子，一个星期两次去医院看弟弟妹妹，一个

月一次去看母亲。晚上10点到12点钟在附近的一个小餐厅擦地板并干完其他的脏活。她没问过自己，能这样坚持多久，她的力气够干多少活儿。她就是这样生活，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医生们都说，娜塔莎和奥列奇卡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小巴甫利克还可以，不过需要一大笔钱，因为必须做好几次手术，手术费很贵。至于能不能帮帮母亲，她甚至连犹豫都没犹豫过。她早就明白，犹豫是有害的。几年前她从电视上听说，一位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钱。电视台向公众呼吁：帮一把，一个人出一点，能给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员死了。伊拉总共只想过一次，既然那位电影演员和他的朋友们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她一个人更不用想凑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这惟一次就足够她一劳永逸地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必须做事，必须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松，否则永远没有结果。”

她完全独立地说出“瞻前顾后把我们变成胆小鬼，决断的本色在苍白思虑的袭击下黯然淡化……”这句谢克斯皮罗夫式的豪迈格言时只有16岁。

现在她20岁了。她像一挺装满子弹不停射击的自动枪一样，迈向自己的目标。

起床时还不到5点，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着脚走进厨房烧茶。这套房子里曾经住过她的大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她自己。现在只剩下伊拉一个人。从去年起，克服怀疑和恐惧，租出去两个房间，把第三间最小的留给了自己。谢天谢地，暂时一切都还凑合，当然，尽管闹过矛盾。不过，伊拉·捷列辛娜会保护自己，两年的寄宿学校生活教会了她许多事情。

厨房里脏极了——又是沙米尔领来了客人，也是他没有随手收拾干净。伊拉不怕做任何工作，出租房间时就警告过沙米尔：如果您自己清洗打扫，就还是这个价钱；如果要我为您收拾，那价钱就要高一些。他同意多付钱，那也不能弄得跟猪圈似的！

一个人应不应该讲点良心？况且，伊拉几乎每天都看见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就准备理直气壮地挣那提高的房钱了。只是对第二位房客不方便——他是一位沉默谦和的大叔，很讨人喜欢，不吵不闹，几乎从不带客人进来，即便有客，他们也是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甚至连伊拉的餐具都不动，他自己带有餐具，还自己清洗收拾。总之他是个爱整洁的人，虽然同沙米尔付一样的房钱，却从来不用在他的身后收拾打扫。

幸好，今天是沙米尔在这里住的最后一天。晚上就走，说是回老家去，好像是在莫斯科的事情都了结了。下一位房客说来就来，一个星期前，沙米尔领着他来过。伊拉不太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这无关紧要，沙米尔及沙米尔之前的穆萨她也都不喜欢。她照样生活，家具完好，也没有把房间烧了。他们准时付房租，从不耍赖。万一发生公共危险，只要跑去叫弗拉迪克大叔就行了。

很快地洗了把脸，伊拉就着茶抹上便宜的人造奶油吃一块黑面包，套上一条旧训练长裤和长袖衫，出门去扫街。打开房管处放扫帚、铁锹和刮铲的储藏室门，她发现她的扫帚没有了。恰好是她的扫帚，那把她比照自己的身高精心挑选，用了很长时间，磨光了把，还做了适合她的小手的把套的扫帚。

“这群母狗！”伊拉恨恨地低声埋怨道，“可恶的母狗，连一把扫帚也偷，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抠出来。”

当然，这是游手好闲的塔尼卡捣乱，对这一点，伊拉毫不怀疑。去她的，没什么，她同她会算清账的。有塔尼卡热泪长流的时候。连跟她在一起的那个野汉子一道。他们想白捡一套房子，作为管院子的人，却横草不拈竖草不拿。他们俩三天来一趟，扫帚动半下，就跑回家了，可路段就那样摆着不扫。伊拉请求过把那段路固定给她，给她加一份工资，她可以在早晨4点钟上班，清扫两个路段，这比强行派别的人做完塔尼卡的工作好。可是，如果照伊拉的建议办，就不得不解雇游手好闲的塔尼卡，并且把

她撵出宿舍。自然，除了塔尼卡本人，大家都赞同这个决定。她的姘夫暗中打发自己的那帮狐朋狗友——一群长着无耻嘴脸拿着橡胶棍子的种牛，他们很快便找到环卫部门的上司解释，如何如何不能把塔尼卡赶出宿舍。上司睁只眼闭只眼，放过了塔尼卡。而伊拉面对他们的彬彬有礼倒没什么事，她每次一碰到这个女人，必定当面对她说怎么看待她。而塔尼卡，这个浑身挂满金链子的30岁的丑姑娘，也以牙还牙，简而言之，她们干了一仗。这不，还把扫帚偷走了，这个母狗……

扫完街道，擦完十六层楼梯，伊拉跑回家冲了个澡，换好衣服。同时决定打个电话。

“弗拉迪克大叔，我是伊拉，您好。”她一口气说，连跟人说话也是黎明时工作的速度。

“你好，”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回答，“怎么样？”

“挺好，弗拉迪克大叔，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新房客。”

“俄罗斯人？”

“不是，是沙米尔的朋友。”

“明白了。你能来一趟吗？我想同大家商量一下，让他们看一看。”

“好的，5点钟以后，行吗？”

“行。5点到5点半之间你来电话吧。”

“我会打的。谢谢，弗拉迪克大叔。”

“再见。”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 * *

伊拉·捷列辛娜曾经是斯塔索夫^①的邻居。当时，斯塔索夫

^① 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昵称。

娶了玛格里特，同她和女儿莉莉亚住在索科尔尼克。离婚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在切列穆什卡的单间宿舍。捷列辛家发生不幸时，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一年前伊拉突然给他打电话，对斯塔索夫用不着多做解释。他一听就能明白。

伊拉第一次打电话就是为了商量一下。她说，她决定接收房客，急需用钱，但是又担心。斯塔索夫是个当了二十年侦查员的民警，他不同意，用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来劝阻、吓唬她。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旦有什么事情可没有谁来保护她。但是伊尔卡主意已定。她需要的不是出租还是不出租房间的建议。她需要的建议是，如何防备这类不快。

按照斯塔索夫的意见，原则上不可能避免这些不快。不过，他还是给她出了几个主意，照着去做有可能减少危险。当时他建议她事先调查清楚未来房客的情况。伊拉对此有所准备，她同意了，并且如前所说完全照办了。第一个租房候选人是一个正在被侦查的罪犯，斯塔索夫领着伊拉到彼得罗夫卡给她看了一堆画册、照片和判断意见，两天后被侦查人被拘留了。自然，还得使这件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与一个年轻的扫街女工没有关系。对下一个候选人，斯塔索夫在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良好”，为防万一，再次警告说，这种企图是危险的。并让伊拉坚决保证不通知斯塔索夫就不能接收房客。

现在，弗拉迪斯拉夫已经不在民警分局工作了，领取了私人侦探执照，负责“西利乌斯”影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在彼得罗夫卡和内务部仍有朋友，这些朋友都乐于帮助调查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客。事前暗中保险，总比事后为女房主收尸好。

* * *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和好